

# 张君秋的河北梆子情缘

■文/甄光俊

戏曲世家出身的张君秋,是中国京剧史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大师。1990年,他在美国荣获终身艺术成就奖,并被林肯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。然而,他接受戏曲艺术的熏陶和启蒙,却是从河北梆子开始的。

河北梆子是清末民初时期流行于全国的大剧种,许多京剧名家当年都学演过河北梆子。张君秋的母亲张秀琴,是早期河北梆子优秀演员,在田际云(响九霄)创办的北京玉成班里唱青衣。她扮相俊秀,嗓音清脆,对观众颇有号召力,1917年北京报界举办坤伶竞选,她获得第五名。百代唱片公司为她所唱《算粮》《打渔藏舟》《金水桥》《桑园会》等戏灌制的多张唱片,至今仍被戏曲爱好者收藏,一些艺术科研单位也把这些珍贵的音响资料翻成曲谱加以研究。张秀琴那时到保定、张家口、归化(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)等地演出,总把年幼的张君秋带在身边。大人们在后台化妆,在舞台上演唱的情景:戏台上丝竹齐奏、锣鼓声喧,戏台下万头攒动、小贩叫卖的杂乱场面,无不给刚刚记事的张君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待他稍稍长大,戏班里的叔叔、伯伯们时常给他扮上妆,让他在一些有娃娃生、娃娃旦的戏里客串一把。他第一次粉墨登台,是在《佛门点元》那出戏里扮演给老爷爷捋胡子的小童子。直到张君秋晚年,他还记得小时候在河北梆子戏班里耳闻目睹的一些事例。同时,在他幼小的心灵里,也牢牢记住了他母亲和艺人们四处漂泊搭

班作艺的艰辛。他从小就立志要好好学习本领,以便尽早地为母亲分担生活的重负。

张君秋的亲属中,还有几位与河北梆子有过渊源。他的舅父张云台,即张秀琴的胞兄,是造诣深厚的河北梆子鼓佬儿;他的姨丈何福泉,是河北梆子琴师。张君秋这两位长辈,都是与张秀琴同甘共苦的舞台合作者。她当年灌制唱片,就是由他们担任伴奏。他们对小时候的张君秋都曾给予过指教。张秀琴息影舞台后,何福泉流落在绥远一带继续作艺,他既拉梆子板胡,也能为京剧伴奏。他的儿子何顺信,即张君秋的姨家表弟,受周围环境的影响,从小就跟随其父在戏班里学艺,文武场面的多种乐器他都拿得起来。张君秋学戏时,河北梆子在北京已经逐渐没落,所以他学的是京剧。20世纪30年代后期,他在京、津、沪已经唱出了名。何福泉遂将儿子何顺信送到北京,住在张君秋家里,一面跟耿永清深造胡琴伴奏,一面陪张君秋拉二胡,1943年改拉京剧,成为张君秋的正式琴师。这表兄弟二人在舞台下切磋磨合,在舞台上默契配合,相依相助几十年,为张派艺术的形成,付出了各自的毕生心血。

张君秋的演唱,何顺信的伴奏,由于他们当初都接受过河北梆子的启蒙,为他们日后的艺术实践,或多或少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。仅从张君秋所创的声腔里,就不难发现河北梆子的蛛丝马迹。譬如《西厢记》里崔莺莺所唱[南梆

子],“听红娘一声请梦儿惊觉”那句腔,就是他从河北梆子《算粮》里魏虎的唱腔脱化而来。这句本来不为人们所重视的花脸腔调,经过张君秋稍加改造,柔在莺莺的唱腔旋律里,感情贴切而且新颖别致,把崔莺莺以为与张君瑞美好的姻缘即将成功的喜悦之情,形象地刻画了出来。张君秋编谱的这句腔之所以信手拈来,得益于他对河北梆子艺术了然在胸,否则不会如此得心应手。张君秋的唱腔讲究轻重、快慢、繁简对比,何顺信操琴伴奏则从力度的变化密切配合。他在伴奏技巧方面,也从河北梆子里汲取过营养。譬如《望江亭》里谭记儿所唱[南梆子]64“好一似我的夫死后生还”那句腔,他为了衬托剧中人情绪,从梆子板胡“马蹄弓”拉法获得启发,操琴时采用以臂力为主,带动腕力,作抖弓的几个连续相反方向的急强弓,这样的运弓法拉出的琴音干脆有力,激情饱满,与演员的声腔和情绪十分吻合。而这种弓法是传统京胡伴奏里所没有的。因此成为张派胡琴伴奏所独有的一个特色。透过胡琴伴奏观察河北梆子对张派艺术形成的影响,此为又一个小小例证。

最后再补缀一句,张君秋的岳母碧云霞,即谢虹雯的母亲,最初也是主工花旦的著名河北梆子演员,后来兼工京剧,她是最早把河北梆子传入南洋群岛的女演员之一。说来也算是张君秋与河北梆子的又一份情缘。

责任编辑/兴 会